

心香一瓣

街边人

宁 白

早晨，十字路口，红灯。快递小哥停下了，停在了一只垃圾箱边。他掏出水杯，放在垃圾箱上，大口咬着夹饼。我这才发现，银白色的垃圾箱面，一尘不染，太阳照着，反光刺眼。过几天，在隔一个街口的垃圾箱边又见到这位小哥停车吃早点。我忍不住和他开玩笑：你把垃圾箱当餐桌啦？他乐了，手指垃圾箱：干净！

我随即想到，是哪个保洁工可以把垃圾箱擦成这样？

那天，发现马路对面垃圾箱边停着一辆小巧的保洁车，驾驶室后的箱体周身白色，黑字写着单位名称，驾驶室右边竖杆上亮着一红灯。小车清爽利落。妻子笑说，像一辆微型宝马警车了。

走上前去，见一位保洁师傅正在清理垃圾箱。先用干的小拖把在垃圾箱四周拖一遍，拂去灰尘，再从水桶里绞起一块湿布，擦拭垃圾箱，箱面来回擦了好几遍。又取出内桶，用水将桶壁刷一遍，又拿抹布在桶内四周擦一圈，淡绿色的内桶像新的一样。

这应该就是我找想的保洁工人了。妻子说，比家里的五斗橱还擦得干净。我和他搭话：你这样仔细，管着几个垃圾箱？来得及吗？

他用手一划拉：这附近十来个垃圾箱都归我管，既然干这个活，就得干好，否则我自己看了也不舒服。

说完咧嘴笑了，黝黑的脸，横着几条皱纹。

以后，就经常看到他了。更多的时侯，是左手拎了一只小铁桶，右手拿一把火钳，低头弯腰，把地上的香烟蒂头、纸片纸杯和所有他认为的垃圾钳入小铁桶。他巡行的线路在人行道边，这样，可观察到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两边的路况。我看他，头来回摆动，眼睛盯着地面，那目光，一只小爬虫都会让他发现。有一次，他一个突然的举动，把我给惊着了。

冬天的傍晚，天暗了，他和我说着话，没说完，拎着铁桶，一个快步，窜过了汽车道，这是个五车道的宽阔马路，在马路对侧的中央绿化带边，钳了一团白花花的东西，放入桶内，又奔了过来。我说：“你这够危险的，这车道上，车速都快。”

他呵呵一笑：“没事儿，我衣服上这两条黄线，车灯照了有反光。那团塑料纸，看着刺眼。”

“你把马路当成你家地板啦！”他笑出了声，挺爽朗的声音。

“平时我都在早晨6点上班时，开着车，让小红灯转着，在汽车道上把垃圾捡掉，驾驶员都能看到我。”

我们聊开了。他告诉我，老家在江苏，父母都不在了，他和老婆在杭州，儿子已经结婚，孙子6岁，他们在老家单过。“我不常回家，春节也不回去，儿子他们也不常来，我在这里租的房子小，来了没法住，每年给孙子寄钱回去。”说到孙子，他的眼光和言语都变得柔和起来。

“你老婆把你的工装洗得这么干净，这橙色看着亮眼，衣裤上的褶子还在，几天洗一次？”

“我自己也会洗，先用肥皂搓去污迹，再放入洗衣机洗。夏天每天洗，冬天一周洗一次。”

我想知道，这马路上，不同保洁工的职责是怎么区分的。曾经看到，一辆比较大的垃圾车，在倾倒垃圾箱内桶的垃圾。有一次，他正准备清洗垃圾箱的内桶，拉出内桶，发现一个白塑料袋里有一部手机。我说，交给警察吧。他说，我会上交单位领导。

再见到时问他，那手机后来失主来认领了吗？他说没去问，我交了，就完事了。

那些脚步匆忙的路人、飞驰而过的快递小哥，对正在路边劳作的保洁工，来不及在意，就像看到一个机器人在身边移动。我天天在人行道上行走，也似乎没有见到过他，只是在发现垃圾箱如“餐桌”后，才好奇地想认识他。

去家附近的汽车总站坐车，难得见到他与站里的一位员工在聊天。他常去那里，拿一个很大的玻璃杯去添加开水，或者上洗手间。他走后，那位员工对我说，这样的保洁工，住这周边的人，都应该谢谢他，评他当市劳模，可以分到一套房子。

评上市劳模能分到房子？但听到这句话，我心生欢喜。那“一套房子”，是这位旁观者，对一个力尽职责的保洁工，说出的最朴素的、实实在在的好感。

大年初一早上，我散步回来，远远看到他在打电话，眯眯笑着，那笑容，是只有听到孙子的话才会浮在脸上的。我不忍走近去干扰他，我在心里向他拜年。这时候，他与孙子的对话，是过年最好的滋味。

不经意间，觉得，57岁的他，怎么背已经驼了呢？

山魂之魂

许 江

中国人的山川崇拜由来已久。屈原的《九歌》即为祭祀山神的颂歌，那惜诵致敬的诗句，满是山神山魂的意象。中华大地多山，那青藏高原，逶迤莽莽，昆仑传为万山之母。大山西聚蜿蜒腾升，最接近于天，故华夏向来有通天、通神的膜拜。在悠远的祭祀礼俗中，山是最符合成为祀礼和受祭的现场，也是人类最便于寄托情感、附身想象的对象。

无论是巫者的舞蹈降神，还是“远望可以当歌”的“望祀”仪式，那个山川之神总是远古人类“如祭”的核心。“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中华最早的文人独创的诗意都与这绵延无尽的山神山魂的想象相关，并藉此兴发出山川歌颂的伟大源头。无尽的山魂蕴育着诗魂，绵延的诗魂感发着山魂，她们始终在中华文化魂灵中载浮载沉，彼此激荡，显形赋象，抒情铸神，导出千年往还、传承无尽的文化篇章。

卓鹤君先生乐山，其下笔直若通神。他的《山魂》之一，画于1995年，高近四米，宽愈八米，开山水巨构的先河。1998年，《山魂》之二问世，也是巨构，近一米的墨块，悬于观者头上，撼心而动魄。五年后，《山魂》之山出世，文字与山水一道，飘然洒落。又七年，《山魂》之四蓦然问世。山者以宽宽然之势排布，苍然成卷，幡然成诵。

卓鹤君先生乐山，其下笔直若通神。他的《山魂》之一，画于1995年，高近四米，宽愈八米，开山水巨构的先河。1998年，《山魂》之二问世，也是巨构，近一米的墨块，悬于观者头上，撼心而动魄。五年后，《山魂》之山出世，文字与山水一道，飘然洒落。又七年，《山魂》之四蓦然问世。山者以宽宽然之势排布，苍然成卷，幡然成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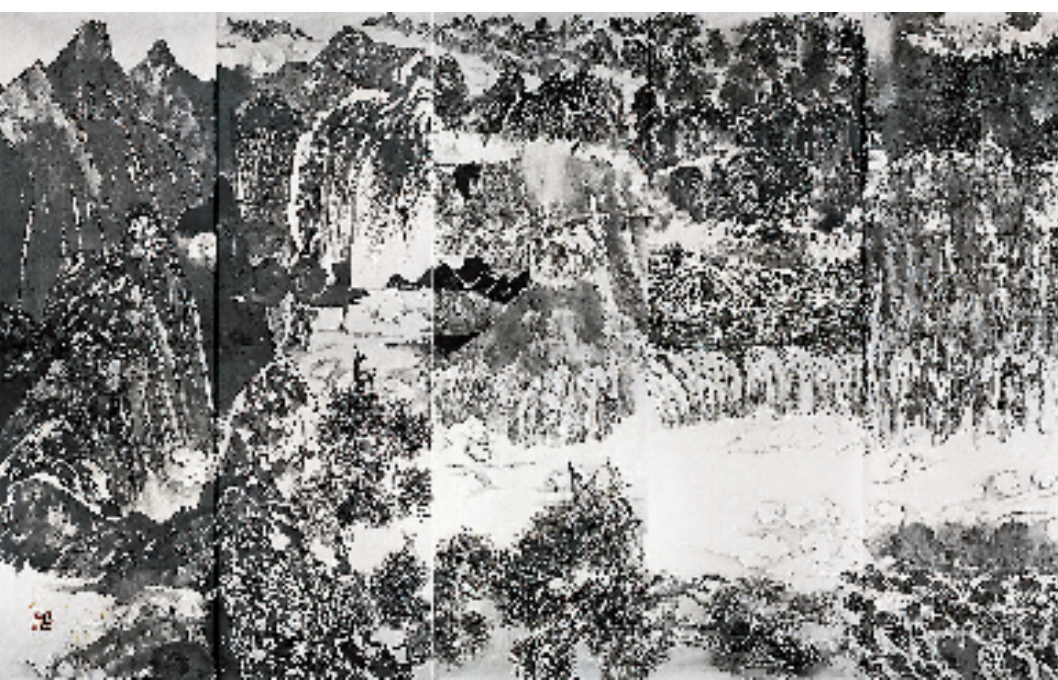
这《山魂》系列以浩然大气，以宏伟巨构，贯穿卓鹤君先生三十多年的山水人生。山魂中自镌一份孤魂，孤魂中又跼着一份博大的心魂，这山魂正是卓鹤君先生的心魂写照。山魂之魂第一在于意象。他的《山魂》之一，最是一幅意象莽荒、骇人心魄的山水巨幛。仿佛将千山万壑铸成一段铁壁铜墙。那时鹤君先生积多年的笔墨操习，跼成泼墨与构成的两大特点，都在这张画里聚合而成宏大的天地汇演。

山崖如若一座座石碑，叠次耸立，他早前画过这几张黄山夜色，正是此类笔墨实验性的代表。登黄山月屋，临于荒野之隙，绵谷掩墙，怪石特立，月光朦胧其上。恍兮惚兮，影影绰绰，若造物之清油，催发笔下灵性的挥洒。屋漏痕的处理，又让他的秀润温厚的南人气质，在墨团团之中，蓄以脂凝。这是一片新的笔墨天地，大泼墨与局部泼墨交相使用。水痕留下笔的金石之味，夜色则太蒙之巔，浑成葳蕤一片，某种金石般的裂纹与挥宕的笔意融在一起，这便是鹤君先生笔下的《山魂》。积墨如碑，环行卒愕，却又在其中笔意披纷，渊然遐览，纵横之间，成就而为中国超大型山水巨幛的魅伟雄健之大气象的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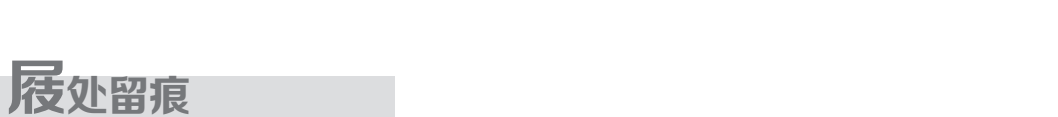
山魂之魂又在于气势的雄拔。《山魂》之二，以铺天盖地的势象，拔然而下，他从西方绘画中转挪过来的“构成硬块”被淬化而为高悬的洪钟。整个天山笼于这种洪钟大吕般的鸣震之中。这高悬的洪钟更像是一种洗礼，一种改革开放的巨大冲击所带来的震慑人心的洗礼。这洗礼悬于洞天石扉之上，仿佛一种块磊，一份神喻。那天地岿然不动，万山却在浑濛中循替消长，中中让我们看到昔柳宗元视越楚万山为牢笼而掇其险恶为崇高的撼心动魄之气。山魂之魂复又在笔意如游的自由与解放。《山魂》之四，巨构尺幅。依然是无尽的山峦，满目的墨块群山以宣然之势，排布诸般意态，彼此逆转，苍然成篇。在这种变化的意态中，类化的倾向幡然成诵，中国传统笔法的课徒演示腾腾然涌上前来。那山石披皴的各种方法，如格列布，仿佛一位名师，兴味盎然地演化这各种方法，并在这种骨法用笔的演示之中快然自慰。

我们发现，随着这种笔法的快意变奏，岩岩虽若孤石独立，其骨力却直呈于笔墨的表象之外。临对如是山水，常觉有玄对山水的意味。所谓玄对山水，既是以其单纯之姿，来达到物象的

艺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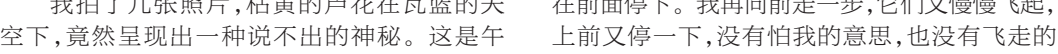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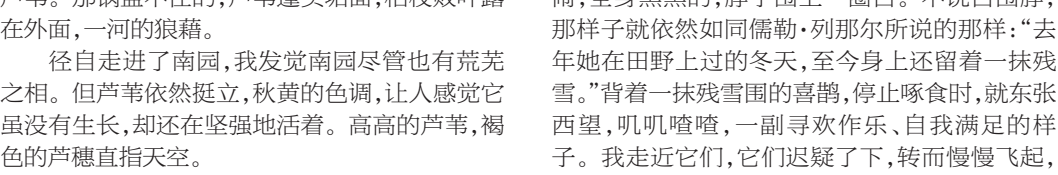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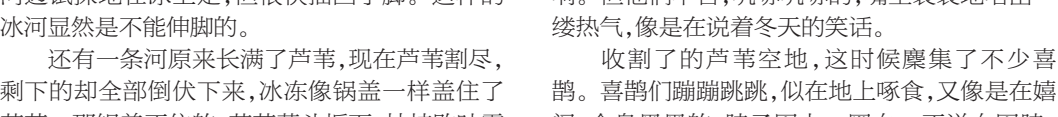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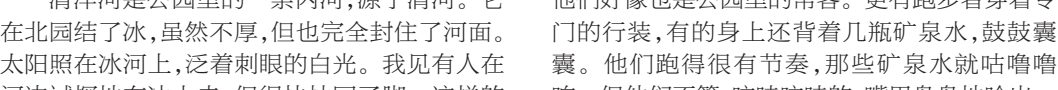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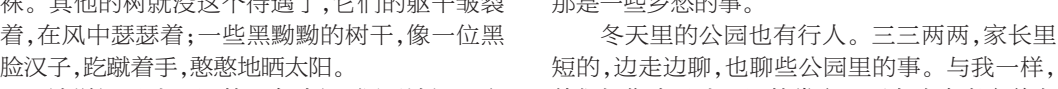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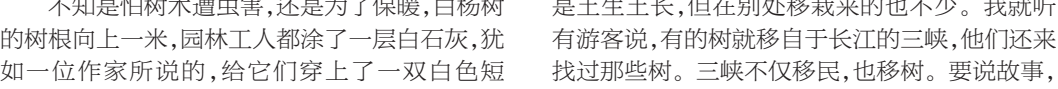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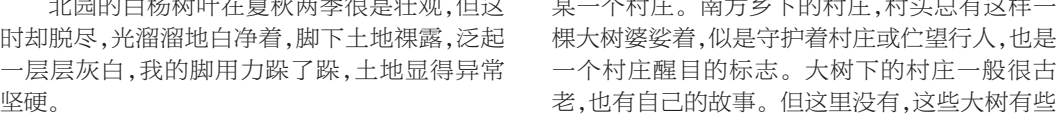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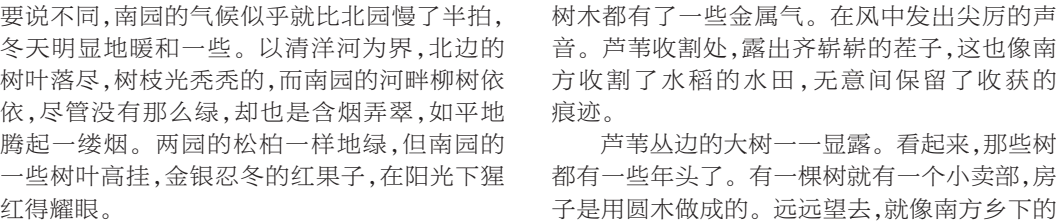
卓鹤君《山魂之一》



卓鹤君《山魂之二》



卓鹤君《山魂之三》



卓鹤君《山魂之四-山石课徒变奏》

卓鹤君《山魂之五》

卓鹤君《山魂之六》

卓鹤君《山魂之七》

卓鹤君《山魂之八》

卓鹤君《山魂之九》

卓鹤君《山魂之十》

卓鹤君《山魂之十一》

卓鹤君《山魂之十二》

卓鹤君《山魂之十三》

卓鹤君《山魂之十四》

卓鹤君《山魂之十五》

卓鹤君《山魂之十六》

卓鹤君《山魂之十七》

卓鹤君《山魂之十八》

卓鹤君《山魂之十九》

卓鹤君《山魂之二十》

卓鹤君《山魂之二十一》

卓鹤君《山魂之二十二》

卓鹤君《山魂之二十三》

卓鹤君《山魂之二十四》

卓鹤君《山魂之二十五》

卓鹤君《山魂之二十六》

卓鹤君《山魂之二十七》

卓鹤君《山魂之二十八》

卓鹤君《山魂之二十九》

卓鹤君《山魂之三十》

卓鹤君《山魂之三十一》

卓鹤君《山魂之三十二》

卓鹤君《山魂之三十三》